

茶籽山情缘

作品时间跨度大，如实反映了民国到解放、“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好多情节场面的描写形象逼真。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故事以钟、陈两家的恩、怨、情、仇为主线，较为深刻的描述了茶籽山村新旧社会的变化。构思新异。

剧本一直贯穿“情缘”二字，

作者以古稀之年，青春之笔，

热情歌颂了坚贞的爱情，尤其是陈昊、陈茁新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爱情坚贞热烈，情意缠绵而不俗。

贺佑林
著

茶籽山情缘

贺佑林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籽山情缘/贺佑林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143-4095-2

I. ①茶… II. ①贺… III. ①剧本—中国—当代 IV. ①I2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33220号

茶籽山情缘

作 者 贺佑林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6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095-2
定 价 54.9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前言

《茶籽山情缘》剧本的出版，给我惊喜，使我惊奇。惊喜的是本剧作者老先生历经五载，遍求同好，征询意见，三易其稿，终于出版。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惊奇的是作者是小学文化，煤矿退休工人，今古稀又三矣。而有此毅力，孜孜不倦，笔耕不辍，终成正果。

作者与笔者是同乡又有同好，邀我作序。感其“老牛自知黄昏近，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创作精神及怀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求学态度，只好斗胆为之。

笔者三阅其稿，觉得本剧首先歌颂了党的领导。不管在哪个历史时期，党的领导始终是正确的，如雷立行的形象，体现了作者对党的忠诚热爱。

本剧以“茶籽山”为基地，以陈朴祖孙三代为典型，赞扬中国农民以至人民勤劳正直、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特别是陈朴对邻里乡亲“报恩不报仇”的博大胸怀及对后代的影响，更是令人钦佩。

作品时间跨度大，如实反映了民国到解放、“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好多情节场面的描写形象逼真。

剧本一直贯穿“情缘”二字，作者以古稀之年，青春之笔，热情歌颂了坚贞的爱情，尤其是陈昊、陈茁新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爱情坚贞热烈，情意缠绵而不俗。

剧中有些情节，乍看有些离奇，却又合乎情理。这样使本剧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剧中引用和自作了许多诗词、对联，如陈茁新和殷玉的对和，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剧中的人物名字有许多也有深刻含意，体现了作者的匠心。

作者以丰富的阅历和对社会事物细致观察，使作品具有朴实无华、真切感人、雅俗共赏等诸多特点。能从平凡的工作中体现伟大的情操，能从琐碎的事迹中反映出可贵的精神，本剧融思想性、艺术性、欣赏性于一体，算得上是一部好剧。值得一看。

刘沛云
2015年春季

内容介绍

故事题材取于茶籽山村的人和事，故事以钟布和陈朴这二家的恩、怨、情、仇为主线，描述了茶籽山村旧社会的巨变，描述了钟、陈二家的矛盾转变、化敌为友的两世情缘。

钟布出外做生意落住在翠花楼，与老板娘兰翠花一场风流韵事，失去了随身携带的所有钱财。此后，滋生了赖掉文进武教书钱的念头。设计制造让自己妻子田甜美与文进武拥抱，并现场捉奸的荒唐事件。结果，田甜美含恨自杀。钟布带领三个孩子到陈朴山里砍偷柴。因上坟拜年而引发一场大火烧死了钟布的大儿子钟龙。钟布误认为是陈朴有意陷害。从此，在钟家的心目中结下了子孙仇。后来钟布续弦黄青，史亮随母下堂来到钟家。陈朴之子陈昊与史亮自幼青梅竹马，长大后互生爱恋之心。请刘俊明从中撮合，钟布勉强同意联婚，并正式定了婚约。因为钟布满崽钟忠的未婚妻溺水身亡，钟布赖婚，要将继女史亮改嫁给自己的儿子。逼得陈昊、史亮逃到长塘瓦厂秘密圆房。钟家得知史亮在瓦厂后，以私奔为托词，押史亮回茶籽山溺水沉塘。陈昊堂舅的朋友用抓丁为理由打乱了钟家的阵脚。陈昊以代钟忠去当壮丁的缓兵之计救得史亮性命。雪夜，史亮从钟家逃婚，全村人都认为史亮已投河自尽。史亮怀孕在外讨饭度日，在宋福来家生下陈昊的儿子，后来被人拐走，是邵富贵家的长工曹宗应暗地送到了茶籽山陈朴的家里，取名叫陈茁新，（实际上已回到亲祖父的怀抱中）史亮在外不知此情。陈昊当兵屡立战功，后来当了团长，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县委书记。解放后回家探亲，父亲陈朴已过世，同时还看到史亮的坟堆。面对陈茁新却不知道是自己的儿子。待陈茁新成人后又与钟解结怨。九死一生后来到远隔家乡千里的煤矿当了矿工。钟忠和常春秀的养女殷玉与自己儿子钟解结婚又离婚。殷玉到外地打工与青少年时代的好朋友陈茁新巧遇，喜配鸳鸯。1980年陈昊寻回了失散四十年的爱妻史亮和亲生儿子陈茁新。陈茁新后来当上了煤矿矿长，退休后再创业。发家致富后，不计钟家前嫌，以德报怨，并大力回报社会。

一座小学大楼拔地而起，一条水泥路直通茶籽山村。1000亩油菜林开花结果。茶籽山村的人们欢声笑语、点赞不已……

时 间：故事开始发生在1928年。

地 点：茶籽山、华北战场、煤矿、长塘瓦厂、龙山庵等地。

主要人物：

陈朴——农民。

陈昊——陈朴之子，后为县委书记。

史亮——陈昊之妻，黄青之女。

花儿香——教师，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陈昊的妻子。

陈茁新——陈昊与史亮之子，后为矿长。

冯罗秀——教师，陈茁新前妻。

殷玉——陈茁新后妻，钟忠与常春秀之养女。

冯正文——工程师，冯罗秀之父。

罗灿——会计，冯正文之妻。

钟布——农民。

田甜美——钟布前妻。

黄青——钟布后妻。

钟忠——农民，钟布与田甜美之子。

常春秀——农民，钟忠之妻。

钟解——大队长，钟忠与常春秀之子。

孟子于——农民，钟解后妻。

贾作真——财主。

晋广白——管家。

贾发升——哑巴。

白玉兰——少奶奶。

白老爷——财主。

霍德来——长工。

丽萍——女工。

二赖——贾作真的帮凶。

雷立行——大队支书，陈茁新的恩人。

张之善——雷立行之夫。

宋福来——农民，史亮的好朋友。

童有——宋福来之夫。

龙保山——游击队长，邹达仁与燕子飞之子，文进武之继子，抗战时曾救过陈昊所在的连队。因奸人所害，是陈昊用耍魔术的手法救了他的命。后为解放军营长。

洪鹰——龙保山之妻。

吴素贞——教师，陈茁新在1957年救过她的命。后与曾正清喜结良缘。

曾正清——农民，“文革”时他和公公一同救过陈昊的命。

陈子良——科研工作者，陈茁新与殷玉之子。

陈子美——科研工作者，陈茁新与殷玉之女。

夏致诚——工人，陈茁新的义子。后为陈家民营企业的接班人。

燕子飞——农民。

邹达仁——燕子飞前夫。

文进武——教书先生，燕子飞后夫。

龙凤——钟忠前女友。

秦和——猎人。

卜义——国军师长。

焦夫——国军营长。

杨威——解放军师长。

阵英——抗日战场单枪救陈昊，后为解放军连长。

龚戈——中学校长。

丁盛——乡政府秘书。

袁队长——农民。

庞大伍——农民，草药郎中。

成古六——保管员。

懵懂——农民。

甄为仁——草药郎中。

尤凤娇——寡妇。

张开发——张之善与雷立行的孙儿。

钟正好——钟解与孟子于之长子。

钟竹林——钟解与孟子于之次子。

柳绿——钟竹林之妻。

钟龙——钟布长子。

钟虎——钟布次子。

兰翠花——客栈女老板。

郑冲——翠花之夫。

小哥——客栈伙计。

石汉——客栈伙计。

大叔——客栈伙计。

王八——单身老倌。

田劲——田甜美的胞兄。

刘俊明——陈昊与史亮的媒人。

贺世昌——史亮的表姨爸。
刘慧英——史亮的表姨。
蔡乡长——陈昊的堂舅。
刘乡长——蔡乡长的朋友。
成快——乡丁。
周全——乡丁。
高连长——猫形山狙击战的国军连长。
石磊——国军战士，猫形山护送陈昊突围。
小汪——卜义的勤务兵。
刁民——农民。
刁娜花——刁民之女。
叫化婆——拐卖人口的人。
邵富贵——买到陈茁新的财主。
常安——邵富贵之妻。
曹宗应——邵家长工。
孔妈——邵家女工。
水清——国军战士，耍魔术出身。
石顺——国军战士，铁匠出身。
女盲人——秦和之母。
豹爷——土匪头子。
夫人——豹爷之妻。
王妈——土匪的佣人。
钱老倌——单身老头。
宋福英——宋福来的胞姐。
鹤半仙——测字先生。
师太——龙山庵老尼姑。
三齿钯头——赌棍。
锅铲子——赌棍。
粪钯头——赌棍。
朱十——求神问卦的人。
刘四白话——农民。
黑五雷公——农民。
吴母——吴素贞之母。
寇珠——女老师。
三叔——丁盛与吴素贞的媒人。
古玉兰——茶籽山的医师。

赵四——民工。
赵四嫂——农民。
叶世雄——公社书记。
曾乡长——爱民干部。
诸葛豪——霍德来的姐夫。
高赞成——公社主任。
周爱民——炊事员。
耿直——独秀峰煤矿党委书记。
郑辉——独秀峰煤矿矿长。
杨再来——凤山分矿矿长。
岳腊樵——小煤矿矿长。
方言——帮钟解说谎话的人。
熊猛——单身青年。
马尚英——煤矿女医师。
何艳——煤矿女会计。
章雅——农村女医师。
田秀——女老师。
明月——农村女大队会计。
吴腊才——砖厂厂长。
小梅——砖厂女员工。
老黄——酒鬼。
老谭——色鬼。
曾凡——曾正清的祖父。
谢恩——龙山林场的场长。
喜迎春——龙山医院女院长。
包四光——县委副书记。
罗太安——乌顶山煤矿矿长。
魏金玉——总矿副总工程师。
余红——女青年。
戴何东——伤残工人。
邢医师——骨科医师。
温顺——夏致诚之妻。
薛况山——原大坡山煤矿原矿长。

干部、医师、教师、学生、军官、工人、农民、八路军、解放军、国军、日军、匪军各若干。

1928年

山村农家 黄昏

一座土砖墙、小青瓦盖顶的农舍，横屋顶上夕烟缭绕，一条羊肠小道通向农舍前坪，显现出偏僻山村中等农家境况。

农家灶屋内

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天资娇美，文静的脸上露出甜蜜的微笑，穿一件围兜衣，半月形的土灶里，两个灶门都在生火，一个锅在煮饭，一个锅在炒菜。

妇人到灶里去添一把柴又回到灶后炒一阵菜，再又到灶前去添柴，灶前、灶后来回忙，脸上冒着汗，正准备到架上去取洗脸巾。

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妇人：（转身取脸盆和洗脸巾递了过去热情地）钟布，吃饭吧？

钟布：好吧，我也真饿了，我来端菜、盛饭，你去把孩子们叫来一起吃饭，好吗？

妇人：孩子们，吃饭了。

三个孩子都围到餐桌边，全家五口一起吃饭。

钟布：田甜美呀，我们的钟龙、钟虎、钟忠都到了读书的年龄，该请个先生教教书了吧？要不会错过读书年龄。

田甜美：我们一家请不起，你到附近村里去多邀几个学生来读书，学生多，学钱也多，先生他划得来一些，这样先生才请得动。我们做家长的也同样划算一些。

钟布：钟龙、钟虎是双胞胎，钟忠也只小一岁，我家同时有三个读书的，房屋又比别人家宽，学堂就设我家堂屋吧，而且这学堂基地可抵算一份学钱哪。我已打听到离我们这里五十里远的棉花山有个二十七八岁青年小伙子，叫文进武，论教书吧，很有一套，教我们钟龙、钟虎、钟忠，还真是大材小用了，就是因为资历浅才闲在家里，父母供他读书家底子都拖空了，现在的家境那是穷得叮咚响，只要去请，准会请得来的。

田甜美：是男的吗？

钟布：这年代女孩子上学的有几个，就是上过几年学的女孩子，也很难找到能出来教书的女先生啊，这方圆数百里我还没有听说有一个女教书先生的。

田甜美：我是担心男先生请到家里来起居不方便。

钟布：啊，我知道了，你是说男女有别吧，多年的夫妻我难道不放心你？（附耳过去细声：摸都摸熟了）。

田甜美：（附耳过去）甜吗？

钟布：（声音放大）甜、甜。

满伢子：爸爸，什么甜啊？

钟布：钟忠，爸爸是说妈妈煮的南瓜很甜。

钟忠：嗯，我知道了。

钟家堂屋内

屋里架着用土砖做桌脚，长方形木板做桌面的课桌，墙正面挂着孔夫圣人的画像，有八个十岁上下的孩子坐在课桌旁听课，讲桌前站立一位二十七八岁，穿长袍的英俊青年：（手捧书本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一群学生跟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

堂屋内

室内钟布、田甜美、先生文进武。

钟布：先生啊，为了生计我要出去做趟生意，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已全面安排，会保证你们师生生活得好的。

文进武：老板的家事我一个教书匠无权过问，只是生活起居不便，瓜田李下的，有些嫌疑。

钟布：说哪里话来，你都想到哪里去了。您堂堂教书先生，正人君子，我怎会有这方面的想法呢？请莫多虑。先生啊，这里就等于是您的家，您教好了我的孩子，我不会亏待您的，请放心。以后哇，叫我妻子就不要叫什么老板娘了，怪难听的，就叫嫂子吧。

文进武：客随主便，一切按主人的办。

钟布：田甜美呀，先生的饭菜要办得精致可口，衣服被帐要浆洗得干干净净，地要扫得清清洁洁，每天的茶水要及时周到，要使客人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你就当先生是你亲弟弟一样对待。

田甜美：放心吧。

两个月后，钟布经商回家。

钟家屋里 日

钟布：田甜美呀，要挖菜土了，我自己又要出去做生意，不得空，你有三个孩子加先生的茶饭和衣服的浆洗，也忙不过来，依我看我出门后，你去把邹达仁请来做几天零工，把菜土帮我挖好。

田甜美：邹达仁他什么坏事做得出来，这号人还是少来往一些好。

钟布：哎呀！又不与他做其他来往，只叫他打几天零工不碍事，他做事还是挺勤快的。

田甜美：好吧，听你的安排，就去请他来吧。

钟家房内 夜

一张架子床临房后墙架设，床前踏板上的桶墩椅上亮着油灯。蚊帐内钟布夫妇

共睡一头，钟布双手捧田甜美美丽的脸蛋，深情注视，

钟布：我在外跑生意赚了一些钱，但总是提心吊胆，心神不安。

田甜美：是不是你做生意不守诚信？药材生意弄虚作假要出人命的。

钟布：那倒不是（双手轻轻拍打田甜美的脸蛋），我怕这坨好肉被旁人给叼走了。

（双手移到田甜美双肩摇了摇）。

田甜美：那就不要出去了，免得提心吊胆过日子（伸手捏钟布的鼻子），我还要给你鼻子上通一个眼，跟牛一样将你串起来，用一根长绳牵着你，你到哪里，绳索就跟到哪里，随时还拉一拉，看牛的那一头脱绳了没。

钟布：言归正传，我这次做生意确实赚了不少的钱，但不准备全部还清先生的学钱。

田甜美：（双手搭在钟布的胸前游动撒娇）睡吧，不早了，明天你还要出去。

山村行人路上 日

钟布肩背包袱，田甜美随后送行，用手去捏钟布的鼻子。

田甜美：一定要记得我跟你上的牛绺绳。

钟布：记得，记得，你也不要丢了我那块心头肉，摸了摸田甜美的脸蛋。

田甜美：不管是赚钱还是没赚钱都要早点回家啊。

钟布：晓得，晓得，贤妻娇儿不会忘。

翠花楼客栈 日

一栋青砖墙，小青瓦盖顶的两层楼房，坐落在小镇的街头上，大门上方一块招牌上写着“翠花楼客栈”五个大字。一对青年男女手挽手慢悠悠走出门来。

女人：郑冲啊，你此一去，或一年半载回不了家，让我一个人独守空房，我好生寂寞。

郑冲：翠花呀，我这又不是去上战场，是出外做茶叶生意，哪来的独守空房呢？我又不会死。

翠花：（用手掌去堵男人的嘴巴）快莫说不吉利的话，我可警告你啊，不可在外面做拈花惹草的事。

郑冲：我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你还不放心哪，这次去的规划是邀表哥合伙到汾山收购茶叶，再运往北方牧区销售。一路上表哥寸步不离我身边，表哥你是知道的，他是正人君子，威严得很，在他眼皮底下，就是有此色心，也没那个色胆，而且随身携带财物，人生地不熟的，我也不敢贸然行事，你就放心吧。我也警告你，可不要把客人接到自己房间啊。闲言少说，把包袱给我，时候不早了，我天黑前一定赶到沙田表哥家才行。

翠花：（把包袱挂到男人肩上，一阵拥抱）望你平安归来。（目送郑冲走远，打转身来娇笑）难得的天赐良机。

旷野 日

风和日丽，钟布肩背包袱，顺着一条小溪堤自上往下游行走，两岸翠柳依依，

溪水潺潺流畅。他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哼着地花鼓里的望郎调。

钟布：正月那个月呀月，是呀是新春哪，推开呀纱窗，一眼瞧见我情郎，哟呀哟滋哟，瞧见我情……

天空突然响炸雷，打断了钟布的唱腔，钟布抬头望天空，乌云翻滚。

钟布：（脸色焦急独白）哎呀，一场暴雨就要降临，该怎么办呢？真是人心难测，天变一时，天要变脸就变脸，前不见村后不着店，又没带伞出门，躲无处躲，这次罪受定了。鬼天气，五月间竟变得这么样冷。

立即狂奔，刚一起跑，倾盆暴雨瓢泼一般倾泻下来，一时狂风大作，气温急速下降。钟布一路继续狂奔，全身淋得透湿冰凉，像一只落汤鸡一样，顶风冒雨来到一个小镇，风雨之下钟布望见“翠花楼客栈”五个大字，不禁精神一振，喜形于色。

翠花楼客栈

钟布冲进翠花楼，一个三十多岁风骚妖艳的美少妇上前搭话。

少妇：（娇滴滴的）客官，您可是来住店的吗？我这里价格便宜，服务周到，您可是找对地方了。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店老板叫兰翠花。

钟布点了点头，也不搭话，女老板忙递了把椅子扶钟布坐好，钟布冻得全身打冷战，上下牙齿相互碰撞，只听得咯咯响，紧紧抱住包袱在胸前，翠花偷眼注视包袱。

兰翠花：小哥快从柜子里拿干净衣服来替客人换上，扶到楼上西厢房里更衣去，快。

伙计小哥：好嘞！

稍许，小哥拿了几件干净衣服出来，招呼钟布上楼。

小哥：客官，楼上请。

进了客房，小哥将干净衣服放在床上，扶钟布坐到椅子上，帮钟布快速将湿衣服脱下，再穿上干净衣服，扶到床上躺下。

钟布：小哥请拿一块干净的大布来，我这包袱也要换一下。

小哥：我就拿去，请稍等。

说完就转身，恰好翠花上楼碰了个照面。

翠花：看你慌成这样，去吧，楼下有客人叫唤。

小哥：好，就去。

客房单窗独门，室内只有一张单床，红漆架子床上挂着洁白的蚊帐，床上绿缎绣花被，白色枕头上绣着鸳鸯戏水图案，床前是木质踏板，踏板上放着桶墩椅，窗户上挂着蓝色窗帘布。窗前地板上摆放着一张红漆书桌，书桌上摆放茶壶和茶杯，一条红漆椅子整齐的摆放在书桌边，另一墙边摆放着洗脸架，架上洁白洗脸巾，红漆木质脸盆洁净得闪亮发光，临近处有梳妆台，台上镜子、木梳一应俱全，木地板一尘不染，房间里是样样洁净整齐，显现出雅气、幽静。

客房内 夜

翠花径直走到床前，弯腰伸手摸钟布前额：哎呀！滚烫发高烧，小哥快拿白酒

上楼。

小哥端白酒到。翠花接过白酒放到桶墩椅上，揭开被子，拉起钟布的上衣，自己穿着薄如蝉翼，沾酒到手掌中在钟布全身摸擦，当摸近下身时，娇笑动情。

钟布：（有气无力地）我都快死了……

翠花：不会死的，我这里不收死人，等病好了又会振作起来的，到时候我们一起好好聊聊。那我暂时走了，我帮你请医师来看看病。

客房内 日

翠花领一白发老医师进房。

老医师：（抚摸钟布额头，又伸进被窝为他探脉）发烧厉害，风寒感冒，吃几服中药发发汗，外加多喝一些热开水，多加一层被子捂出几身汗，过几天就好了。注意汗湿了的衣服要及时更换，千万别再着凉。

老医师伏书桌开药方递给兰翠花，钟布向枕头底下包袱里掏钱，兰翠花连忙上前压住他的手，制止。

翠花：我来付钱吧，进了店便是我的人，以后有账算得清，不会多要你的钱。

兰翠花付出诊费，并送医师下楼。

客房内

钟布捂出一身热汗，脱出汗湿衣服，翠花为他擦背抹汗，换上干净衣服，搂着汗湿衣服下楼。

翠花：（端中药上楼，走向床沿坐下将药碗放置桶墩椅上）客官哪，坐起来吧，我来喂你。

钟布：（坐起，伸出双手接翠花端来的药碗）我坐得起就喝得下药，不劳老板费神。

翠花：（用手拨开钟布来接药碗的手）客气什么呀，常言道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就是你的朋友哇。有人疼爱，有人照顾安慰，病都好得快一些，这叫精神治疗，我们开店的人也知道一二。

翠花温情的一小勺、一小勺的往药碗里舀药汤往钟布嘴里送。

钟布：（疑惑不解的睁着双眼默默地望着她）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呢？

翠花：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人哪，出门在外不容易。来的都是客，怎能眼睁睁看着客人病倒在店里爬不起床吧。常言道得好“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得慢慢来，安心养病吧。风寒感冒，过一些日子就好了。（时不时偷看枕头下的包袱）

钟布：（微力低声）只要病好一点我就要回家去，家里人还等着我呢。

翠花搂着脏衣服下楼。捧着干净衣服上楼。

客房内 日

翠花：忘了问您的高姓贵名呀？

钟布：免高贵，我姓钟，单名叫布。

翠花：哎呀，钟布先生做什么买卖的呀，家里还有些人哪？

钟布：做点小买卖的药材生意，这次没有赚到钱，反而亏了成本，家里嘛有妻

和三个儿子。

翠花：赚了就赚了吧，我看不像个亏了本的样子，我又不抢你的钱，我这又不是什么黑店。

店楼下厢房内 夜

旅客都已就睡，店内伙计干完活，兰翠花与三个伙计围坐一圈儿，桌上点着油灯。

兰翠花：大叔、石汉、小哥，我找伙计们商量一件事，首先我问你们三个，哪个听到钟布问过老板的事了没有？

大叔：没有问过。

石汉：没有问过。

小哥：没有问过。

翠花：小哥，如果钟布问及男老板的事你打算怎样回答呢？

小哥：（低下头想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我就说男老板出外做生意去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兰翠花：（轻轻摇了摇头）石汉你说呢？

石汉：我来店不太久，对老板家的事知道的太少，我说不准。

兰翠花：大叔你说说看。

大叔：说出来有些不敬，但或许真说到点子上了，不知当讲不当讲。

兰翠花：（高兴的样子）但说无妨，我不会怪罪你的，说吧。

大叔：我便告诉钟先生男老板一年前过世了，店里就老板娘主持全店加我们三个伙计。

兰翠花：（高兴的神态）姜还是老的辣，听到了吗？就按大叔所说的办，我要与这位钟先生做笔大买卖，希望大家密切配合，决不能给我捅娄子，谁要是给我捅了娄子，别怪我不客气。

大叔：

石汉：愿听老板安排。

小哥：

客房内 夜

钟布坐在床上打算吹灯，脱衣就睡，兰翠花走了进来，怀里抱着两床被子，把被子放到木地板上摊开。

钟布：还有客人要来住哇？

兰翠花：这小镇哪地处要道，南来北往的人多得很，经常到我小店来挤着住，这不，本老板都给挤出房间了，今夜就在本房间开地铺睡。

钟布：这可使不得，瓜田李下的。

兰翠花：（佯装生气地）有什么使不得的，少见多怪，以往都是这样做的。钟先生时间还早，我们聊一会儿再各自睡好吗？走到钟布床边坐下。

兰翠花：身体全部复原了吧，做何打算？

钟布：承您细心照顾，已完全好了，明天就动身回家。

兰翠花：就这么简单？

钟布：就这么简单，啊，我得答谢老板您治病救人的大恩，还有十多天的住宿费、伙食费、医药费（从枕底下的包袱里抽出一把钞票递到老板手中），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一定收下。

兰翠花：（把钟布的钱丢了回去，反倒在自己腰包里拿出一叠钱甩到钟布手中）谁稀罕你的钱哪。

钟布：（疑惑不解、歉意的表情）是嫌钱少了呢，还是嫌我的诚意不足呢？

翠花：（娇笑）都不是。

钟布：那你要什么呢？

兰翠花：（娇笑，双目注视钟布）我要你的人！

钟布：（大惊失色）难道是黑店要杀我做入肉包子？

兰翠花：（笑得前俯后仰）看你吓成这样，恰恰相反，我要你陪我几天。

钟布：（更疑惑）你打我的金钱主意？我可没有钱。

兰翠花：（生气）看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好心待你，你却如此猜测人家，我只想与你相好几天而已。

钟布：（摆手）使不得！使不得！我爹在时曾说过，出门之人要三稳：身稳、口稳、手稳，要口稳吧，就是不乱说瞎说，慎重言词；身稳嘛，就是不贪女色；手稳，就是不偷不赌。

兰翠花：（愤愤的）你也亲眼看到了，体验到了，像我也有点容颜又心地善良的女子还怕勾搭不上一个男人不成？况且我又单身一人，并支撑着这个客栈，走南闯北的美男子来我店投宿的，来的千千，走的万万，我一个都看不上，老娘我偏偏就看中了你这个冤家，我自己也猜不出着了什么魔，中了什么邪，在我心目中你是那么风流倜傥，一表人才，难道天底下的感情就那么难建立？救一男子于垂危之时，不求索取，就只求欢愉一刻都办不到？

钟布被说得无话以对，闭上眼睛沉思，刚一睁开眼睛，如仙女一般的兰翠花就坐在眼前，再闭上双眼转入沉思。

兰翠花：（深情地望着他）在我这儿做这种事，一不要损失钱财，二无人干涉，三我也算得上貌美如花，送上门的艳福，这样好的事到哪里去找呢？

兰翠花回到了地铺上脱衣就睡。一会儿钟布呼呼入睡。

兰翠花从地铺上爬起身来，来到钟布床上，轻轻揭开被子钻进去。

钟布：（醒来，吃惊地）怎么，你？

兰翠花：地板铺被薄，我冷，暂借你暖和暖和，挤着你了，我不会碰你的。

钟布：三个伙计会晓得的。

兰翠花：哪有伙计管老板私事的人喽，常言道得好“天知地知，神鬼都不知”。

钟布：难道神鬼都不知道？

兰翠花：是呀，玉皇大帝就不知道七仙女思凡下界的风流事，这是上了书的，上了戏的，还有假？

钟布：到头来还是被发现了。

兰翠花：发现又怎么样，思凡下界成功，快乐逍遥。

静默一阵，男女内衣送出放到踏板上的桶墩椅上。

翠花：当男人真好，只知道乐呀、爱呀，嘴上不松口，洗呀，刷呀全推到女人来办，下世我也要变男人（吹没灯）。

云雨过后，只听到钟布沉沉的鼻息声。

客房内 早晨

公鸡啼叫，翠花闻声起床。

翠花：（兴高采烈的样子，伸懒腰状）我的宝贝，你先躺着养精神，我先下楼去了，一会儿我送洗脸水，漱口水上楼来，同时吩咐厨房给你做美味饭菜送上来。

钟布：我哪能承受如此礼遇呢？

兰翠花：这叫养情郎，昨夜如愿一场，在我看来是人世间最风趣、最浪漫的事情，情这东西把握得体还真有意思。

翠花：（端水上楼进房，将水放置在洗脸架上）该起床了，先洗漱好，要不马上送饭菜上来，来不及吃就凉了，来、来、来，我来帮你穿衣。

钟布：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儿自己能穿好。

翠花：你们男人就是不懂得，情妇给情郎穿衣，这叫情调，别有一番风味，这风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老实巴交的人一生都难领略到这种趣味。

翠花给钟布穿衣顺便在他额头上来了一个深深的吻，还捏了一把他的屁股肉。

钟布：哎呀，好痛，你做什么呀？

翠花：我看还能不？

钟布：当然不行喽。

翠花：到时候又会复原。

小哥打一个盘上来进房将饭菜连盘放在书桌上，转身到另一间房里搬了张小餐桌，再搬来了两把椅子，摆放在桌两旁，把书桌上的饭菜端用小桌上。

翠花：（指着桌上的菜）清炖鲈鱼、红烧牛肉、小炒肉丝、莲籽煮鸡汤、荷包蛋、芹菜炒肉，中间放一碗菜，其余五个菜碗围着放，这叫五点梅花席，在我们这里是最上等的招待了。来一瓶酒吧？

钟布：从来不喝酒。

翠花：不要讲客气啊。

钟布：真的不会喝。

小哥：（把筷子摆好，把饭盛好到桌上）老板，钟先生慢慢吃，小的下楼去了，有事请吩咐。

翠花：忙你的去吧，这里没你的事了。